融堂四書管見

一

融堂四書管見

四庫全書珍本初集

經部

五經總義類

商務印書館受教育
部中央圖書館籌備
處委託景印故宮博
物院所藏文淵閣本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𡏖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七

融堂四書管見　　五經總義類

提要

臣等謹按融堂四書管見十二卷宋錢時撰時有融堂書解已著錄此編凡論語十卷孝經一卷大學一卷中庸一卷即嘉熙二年喬行簡奏下嚴州取時所著書之一也俱先列經文畧加音訓而詮釋其大旨於後孝經用古文大學但析為六章不分

經傳蓋時之學出於楊簡簡之學出於陸九淵門户迴殊故不用程朱之本其解論語崇德辨惑章謂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二句乃證愛欲其生惡欲其死者之為異齊景公有馬千駟節合上文為一章謂其斯之謂與句乃指夷齊便是求志達道而言又大學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二句仍附第一章末謂是聖人承上厚本薄末反覆曉人之意亦俱根

據舊文不肯信爲錯簡朱子與陸九淵書所
謂各尊其所聞各行其所知也然金谿之學
惟憑心悟或至於怳惚窈冥時則以篤實爲
宗故其詮發義理類多平正簡朴不爲離析
支蔓之言又敖繼公儀禮集説後序所謂以
魯男子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者矣卷首有
紹興己丑時自序末有景定辛酉天台錢可
則刋書跋宋史藝文志馬端臨經籍考皆不

著録獨張萱内閣書目有之雖以四書為名所解不及孟子與朱子所稱四書者異故附列於五經總義類焉乾隆四十三年六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融堂四書管見原序

時未弱冠先君子筠坡翁授以論語及中庸大學且曰只會得學而時習之一句餘書不解自通屬遭多難雖崎嶇顛頓萬狀服膺斯訓未嘗庋置然不過尋繹先儒文義助之演說年踰四十忽自警省始大悟舊學之非於是取三書讀之灑然如脫纏蔓矣間因講習積而成編後獲從慈湖先師遊竟櫝藏弗果出迨今十有三載春二月兒輩請觀迺稍稍刪潤附以音訓併述古文孝

經二十二章題曰四書管見嗚呼非敢為它人道也傳
之家塾庶幾先君子之志云紹定己丑四月二十日蜀
阜錢時書

融堂四書管見卷一

宋 錢時 撰

論語

學而第一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音悅)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音洛)乎人不知而不慍(紆問切)不亦君子乎(子孔子也同門曰朋學說文覺也習者習熟其所學時習言無時而不習也慍怒也)

學者覺其所固有而已故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心本無體虛明無所不照為物所誘為意所蔽為情所縱而昭昭者昏昏矣是故貴於覺也不覺則何以習禹曰安汝止習此者也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習此者也孔子為之不厭習此者也無時而不習即無時而不明滿天地皆春風和氣也其為說何如哉於是而有同志來自遠方則知學者益廣矣此其為樂又可量哉雖然知學者自知不知學者自不我知安可強也世世之人昏昏

逐逐醉生夢死視聖賢門戶不翅若氷炭正可憐憫耳安得以其不知而遂慍乎君子之心如太虛澄然何慢之有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去聲)而好(去聲)犯上者鮮(上聲)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有子名若孔子弟子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弟犯上陵犯長上也鮮少也作亂為逆亂之事也)

本立而道生以下有疑更待細勘堯舜之道孝弟而已

矣孝弟即道即仁何本何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巧即機巧之巧令美也仁人心也得其本心斯謂之仁意態浮動務說人之觀聽此何所用心哉故曰鮮矣仁言如此等人少有仁者深不然之之辭也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去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省察也不欺於心為忠不欺於言為信傳者傳道也習即時習之習

傳而不習則所學者不在已何貴於傳也然而日用功夫往往多就文際應酬上走作故曾子三省以忠信為先記曰忠信大道易曰忠信所以進德謀不忠交不信則所以傳而習之者何事哉

子曰道（去聲）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八百家出車一乘千乘諸侯之國也時者農隙之時）

只一道字便非春秋戰國氣象古註訓治殆未然也敬事下聯著信字節用下聯著愛人字為國者所當深體

子曰弟(上聲)子入則孝出則弟(去聲)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汎廣也衆謂衆人親親炙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餘暇也文即六藝之文)

入孝出弟為弟子者職分所當爾然不謹則慢忽不信則詐欺不汎愛衆則偏私汎愛而不親仁則無所決擇以成其德行有餘力最宜玩味見得聖門力行功夫鑿鑿精實學文非所急也學而一篇多説孝弟忠信四字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

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賢賢易色者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也致猶委也

賢賢而下即是古人實學吾必謂之學矣所以極言其學之在是也四事雖排說獨以賢賢易色揭之章首最是緊切處使好善之誠不能勝物慾之念率是以往橫流莫過事君親交朋友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安能各盡其分乎曰賢曰易曰竭曰致曰信不可草草看過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已

者過則勿憚改重端重也威威嚴也固堅固也無毋通與勿皆禁止之辭也憚畏難也氣輕志浮故不重不重則所學易搖主忠信而下所以學也所主者忠信大本立矣自然重自然威自然固又須得如已者友乃有益不如已是與已不相似非同志也友同志矣又須不憚改過過而不改雖友同志無益也或曰不如猶言不勝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慎終者不怠於終也追遠者不忘於遠也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本末始不厚也於所厚者薄始無

所不薄耳能慎終能追遠安得不一反而歸於厚哉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平聲）抑與之與（平聲下同）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溫和也良善也恭敬也儉不侈大也讓謙遜也）

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以得之三字當看是得也非我求也非彼與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去聲）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可謂孝矣

父在而違父沒而倍者多矣觀其志觀其行而於父之道三年無改則終身之所守定矣所以為孝有志有行之可觀而其道可以無改非不義之父也如或非道又當權宜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禮者天則之自然人文之品節也和即中和之和斯指和而言小大由之言上下所共由也

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此即禮之所以為禮也苟知和之為禮而禮之用未嘗不和則安有不可行者哉有子所謂知和而和豈恣縱無法度之謂而以禮節之者特區區文貌之末歟

有子曰信近去聲下同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去聲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義者宜也復踐行也因由也宗猶尚也

信所以明義恭所以行禮非二物也何以謂之近若曰其蔽也賊無禮則勞彼善於此云爾由是而得所可親

之人乃庶幾可尚焉故曰亦可宗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去聲學也已

不求安飽能敏事慎言非篤志力行者不爾然須識所敏者何事若區區末務則何就正之有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音洛富而好去聲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七多切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平聲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

諸往而知來者諂以言媚人也驕矜肆也可者僅可而未盡之辭詩衛風淇澳之篇治骨角者切而復磋治玉石者琢而復磨往謂所已言者來謂所未言者

貧無諂富無驕雖愈於常人之病然未必忘貧富也樂與好禮則忘矣此君子所以無入而不自得子貢因悟切磋琢磨之旨知學問之無窮是告諸往而能知來也故夫子喜之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

苟知人則知所向方矣不知從何所決擇子夏子游子

張尚不知夫子況他人乎所以知不知者安在

爲政第二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政者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者得也不失其本心之謂也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居中而不動也拱者衆星環向而朝之也

德者政之所出民之歸也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斷也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語

思無邪一語所以示萬世讀詩之大法不然則鄭衛國風適滋蕩者之邪心乎

子曰道（去聲下同）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道導也齊一之也免者苟免於刑也格正也）

德禮者人心所同有非律之於其外也故有恥且格為民父母行政而使之苟免無恥亦可憐矣雖然猶有政也猶苟免也後世徒刑而不及政斯民遂至於不免且不暇免悲矣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如字心所欲不踰矩古者十五入大學踰過也矩所以為方者即天則也

此章六節當提起學與天命作綱領看志者所向之一立者所守之定不惑者所見之明由是乃進而知天命焉所謂志學學此者也學而至於知天命則至矣六通四闢徹底洞然無所不覺無所不照過此以往復何所知哉但熟而已曰耳順是應酬上無纖毫疑礙無一事

之不熟也曰從心所欲不踰矩是隱微處無纖毫滲漏無一念之不熟也釋氏虎穴魔宮皆為佛事淫坊酒肆盡是道場渠所謂任意縱橫亦從心所欲矣謂之不踰矩可乎不踰矩吾聖人所以經世所以建皇極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樊遲名須孔子弟子御御車也孟孫即懿子也

所謂無違在於以禮然則非禮以順其親者不謂之順乃所謂違也以禮者養生喪死種種中節無過不及之謂玩一以字人子之責甚重孟僖子使其子學禮故告之以是歟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武伯懿子之子名彘

自疾之外畧無一事貽親之憂亦可謂孝矣雖然无安之疾乃有所以致之其為毀傷一也故曰唯其疾唯字與其字不可不深體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去聲下同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彼列切乎子游姓言名偃孔子弟子養謂口體之奉也

孩提之童知愛其親本未始不孝也惟不敬故失之敬則私意斷絕本心昭融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於是乎在養而不敬與獸畜之者無異謂之孝可乎雖然指能養者而言耳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音嗣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供饋之也曾則也

得父母於容色之間非先意承志者不能然須識所以難者何在若嘻嘻媚悅不以其道則非所難也服勞具饌亦皆人子事但不可專以是為孝耳　和氣浹洽天性昭明骨肉之間無非大順　四子問孝答之不同而其人品亦自可見游夏聖門高弟違禮節危父母之事宜無有也故直以敬與色難警策之即此便是學問用力精微處且未有不敬而能順色者也四者皆當以敬為主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回姓顏字子淵孔子弟子省察也私謂退處燕安自適之際發醒發也覺也

顏子地步已大段瑩徹當其不違如愚之時心融意會非他人所能知也然學問之士苟自得矣目色之間便有不言而喻者回也必待發於私而後知其不愚者夫子之言殆喜辭也且以詔門弟子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廋匿也於虔切廋所留切

所以者趨向之大槩容可勉彊也所由者日用之實事漸不可以偽為矣若夫所安則出於中心之誠然雖欲掩之而自有不可掩者曰視曰觀猶在事迹察其所安得之心術之微也小人閒居為不善見君子而後厭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直何益哉學者於此行著習察而反求其所安者何事焉則當有凛然於不睹不聞之際者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故者舊所得也新者新所進也

所貴於師者求日新之功也温故而有以知新可為師
矣不温即畫斷難語進温故習不已知新進不窮

子曰君子不器 器者囿於形體之名

子貢之達宜不可以器名矣而曰女器然則君子所以
不器者果安在哉天德昭融六通四闢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大率先言者未必能行誠力行雖不言可也夫子欲其
從後言之所以抑子貢使之就實耳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周徧也比偏比也

君子之心公普小人之見偏私心本未始不廣大也意我窒之耳一日克己何比何周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乃踐履思者所以致其知也罔無也殆危也

學而不思則無致知之功故罔思而不學則無力行之實故殆罔者空虛無實殆者𩟽𣃥不安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攻即攻擊之攻異端非正道而別起一端以誣民者也

正道昌明異端自然衰止不必攻也求以勝之反爲害

耳須識孟子距楊墨闢許告與夫子之意不殊方明此

義孟子亦只是正人心或曰攻治也

子曰由誨女音汝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

也由姓仲字子路孔子弟子知即覺也

苟有真知無非實學以不知爲知可乎記曰忠信大道道

只是樸實不虛偽會此樸實之旨即知矣夫子每每提

一知字只埋頭說起不言所知者何事最妙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去聲寡悔祿在其中矣子張姓顓孫名師孔子弟子干求也祿仕者之俸也疑未信也殆未安也闕者空闕也尤者人咎悔者所以自咎也

言招憂行招辱其禍大矣何以祿為多聞闕疑而又慎言其不疑者自然寡尤多見闕殆而又慎行其不殆者自然寡悔寡尤寡悔不憂不辱即所以為祿也故曰在其中然任官擇人實未有言行不修而足以得祿者子張不問學而問干祿夫子因其病而勉之婉而不迫矣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哀公魯君名蔣舉提拔也錯諸枉猶言置之枉者之上也枉不直也

人心是非之公一舉錯而服不服如影響可厚誣哉大凡直道皆足以服人枉道皆足以致戾不獨人才也舉其一端之大者耳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臨臨民也莊端莊

也孝於親慈於衆舉善舉用善人也不能未進於善者勸者相勉從善也

斯民尊君親上之心本未始不敬本未始不忠本未始不勸上之人無道以臨之遂使民彛泯亂不獲盡其分季康子魯大夫也由是而知所以臨民則善矣抑思敬忠以勸所以事其君哉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政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而問之書周書君陳篇善兄弟曰友

兄弟同氣也能孝於親自然克念同氣故書中論孝專說友于兄弟此風俗之樞機家之所以齊國之所以治天下之所以平也政者正也施於有政特由是而推之耳然則夫子雖不仕未始不為政也何者而謂之政哉

千載斯言可為太息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五兮切小車無軏音月其何以行之哉大車牛車輗轅端橫木縛以駕牛領者小車駟馬車也軏轅端上曲鉤衡以駕兩服馬領者

信則事事皆實無信則事事皆虛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王者易姓受命為一世因者禮之大本損益者禮之節文也能繼則不失其所因雖百世如一日況十世乎惜周之後無有繼之者大本既失而三代損益之變遂以弗嗣如之何其可知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為無勇也非其鬼是非禮典所

得祭

者

邀福於非鬼而先王禮典輙廢不講後世之通患也人

病無所見見其為義而不能果決以進則何貴於見乎

聖人纔說知便說勇纔說致知便說力行見義不能勇

為見不義亦必不能勇改

融堂四書管見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融堂四書管見卷二

宋　錢時　撰

論語

八佾第三

孔子謂季氏八佾音逸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八人

不忍者人心之大閑禮義廉恥之守也舞八佾於大夫

之庭而忍矣則凡力之所可為者何所不為哉夫子斯言所以誅季氏不臣之心

三家者以雍徹直列切子曰相去聲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和敬之容也二語雍詩之辭

歌雍而徹三家但知僭魯耳不知魯君本非所宜有也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此何等語亦且習聞而安焉夫子斷之以奚取豈獨為三家者發哉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仁人心也禮者履此而已樂者樂此而已非徒玉帛鐘鼓之云也不仁則何以為禮樂此為前二者發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林放魯人易和易也）

夫子大林放之問而以寧儉答之辭旨若有未盡焉者蓋禮之本以奢而亡儉雖非中質猶在也不既庶幾乎味與其及寧字深見傷時之意然必求其所謂本者則

非仁不可故曰克己復禮為仁豈林放學未進此姑本世俗之獘以告之歟喪是禮中一事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夫子感傷諸夏而羨夷狄之有君焉可哀也已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音汝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旅祭名泰山魯國之山冉有名求孔子弟子時為季氏宰救救止也

諸侯祭封內山川禮也林放能問禮之本而求也不能

救季氏之僭有媿多矣曾謂泰山之神亦不如林放乎所以深罪冉有也在禮則僭在神則瀆將誰欺哉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去聲）其爭也君子（揖遜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

爭者血氣之事清明無我自然無爭射有勝有負疑不免矣而揖遜升降乃如許是其爭也所以為君子也然則君子果何所爭乎

子夏問曰巧笑倩（七練切）兮美目盼（普莧切）兮素以為絢（呼縣切）兮何謂也子曰繪（胡對切）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所問三句先儒謂逸詩今衛碩人篇有上二句倩口輔之美也盼白黑分明也絢采色畫之飾也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

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有質而後有文也子夏一聞繪事後素之語而遽荅之以禮後可謂善觸類者矣故曰起予起予者彊人意之義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

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杞夏之後宋商之後徵証也文典籍也獻賢也

夫子能言二代之禮復以文獻不足為憾然則所能言者豈直文物制度之謂哉

子曰禘大計切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成王賜魯重祭故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灌地以降神也

灌以降神祭之始皆然也既灌而往吾不欲觀則禘無

一之足觀也明矣不欲觀三字有忠厚不忍之意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之於天下猶言達之天下也示視也示諸斯即指其掌而言蓋謂甚易曉也

荅禘之問既曰不知所謂之於天下與所以示諸斯者又何以然也明得此義則上下有辨大分昭昭而三綱五常正矣故中庸又曰明乎禘嘗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乎謂不知者不敢顯言國惡也學者當就指掌處領會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去聲）祭如不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人且死形質既無有矣所謂鬼神者何物哉知所以為鬼神則知人之所以為人如在之旨可以默喻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王孫賈衛大夫媚悅之也室西南隅為奧尊上之所居喻君竈者老婦之祭雖卑而飲食萃焉賈自喻諷夫子使媚己也

王孫賈但知事於用衛而不知夫子所事者天欲以區

區媚竈諷之可憐矣哉無所禱之言不特室幸者之門足以破萬世弄權之膽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於六切乎文哉吾從周監視也二代夏商也郁郁文盛貌

春秋之末諸夏無君魯號秉周禮而且僭亂不可言矣何況其他夫子所以感念先王之舊發從周之歎歟

子入大音泰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側留切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大廟魯周公廟鄹魯邑名也孔子父叔梁

紇嘗為其邑大夫

講之於平時問之於臨事敬而無失所謂禮也動容周旋皆盛德之至豈以一物不知為恥者哉謂鄹人之子必是初年入大廟之始

子曰射不主皮為去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為的所謂鵠也科等也

射貴於中耳古之道乃不主皮其所主者何事

子貢欲去起呂切告古篤切朔之餼許氣切羊子曰賜也爾愛

其羊我愛其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猶供羊餼生牲也

魯不視朔慢上甚矣猶幸餼羊可髣髴也子貢乃欲併去之嗚呼愛一羊也哉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

禮即天則之不可踰者無纖毫欠闕方謂之盡到處方是了臣子分職耳故曰明此以北面舜之所以為臣未至聖人皆未可以言盡也孟子自謂齊人莫如我敬王

氣象便不同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定公魯君名宋

君臣之間非徒勢位君以禮臣以忠各盡其分耳此與孟子犬馬寇仇之義不同先儒把禮與忠對說恐於臣節有所未安屈原遭讒放逐至死而此心皎皎如秋霜夏日安可一日忘哉

子曰關雎七余切樂音洛而不淫哀而不傷關雎周南首篇淫者樂之過傷

者哀之過也

樂則易淫哀則易傷發乎情性之正自然中節所謂和也所以不淫不傷者誰實為之慈湖先師謂此論關雎之音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宰我名予孔子弟子以松以栢以栗者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為主也戰栗恐懼貌

社之置關國體繫民命其義重矣宰我不能發揮止

以主木為對而使民戰栗之說又復不能正救其謬夫子所以深責之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於虔切）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去聲）有反坫（丁念切）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管仲名夷吾齊大夫相桓公以霸者器即君子不器之器三歸臺名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故兼攝之不攝併也宮屏謂之樹塞蔽也所以蔽內外也好謂好會坫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皆諸侯之禮管氏僭之

先儒論奢與犯禮其器之小可知愚謂管仲以其君霸正是器之小處奢與犯禮特其中一事耳未至於道未離於器況假之乎或者之問與公孫丑猶不足為之見畧相似

子語去聲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音縱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語告也太師樂官名翕合也從放也純諧和不雜也皦明也八音歷歷無相奪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

樂其可知非夫子自謂也將以樂語魯太師言其旨亦

易曉云耳曰始作曰從曰成始終之備也曰翕曰純
曰皦曰繹音節之美也所謂可知者如此夫子自衛
反魯之時乎

儀封人請見賢遍切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
得見也從去聲者見賢遍切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
去聲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儀衛
邑封人掌封疆之官君子謂當時賢
者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則振之

儀封人一見夫子便知斯文未喪天意有在賢於晨門

荷蕢逺矣木鐸一振萬古遺音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韶舜樂武武王樂）

武未盡善武王之心有不得已焉夫子非不滿於武王也韶居聖人之盛武處聖人之變夫子明聖人之心嚴萬世之大法也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不寬則猛固無足觀不敬不哀皆文具耳

里仁第四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於虔切得知去聲心不明於是非則視仁人若氷炭矣雖曰與之處而對面千萬里矣安知所擇也茍知所擇定不背馳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音洛仁者安仁知去聲者利仁約窮困也利者知之而喜進也熟後自然不違故安知後自然不已故利利而行之者用力於仁也安而行之者無用乎力純乎天也

子曰唯仁者能好（去聲）人能惡（去聲）人（唯言獨也）
無一點私意斯之謂仁是是非非皆天理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如字）也
人之趨向全在立志苟志於仁即念念在仁矣自然無惡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去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平聲）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閒違仁造（七到切）次必於是顛沛（音貝）必於是（終食者一飯之頃也造次急遽也顛沛偃仆也）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何謂素行道是也
故無入而不自得安得苟狥欲惡而為去處哉仁故謂
之君子去仁則安所名乎終食不違以至顛沛造次必
於是皆不去之實也畢竟仁在何處如何是不違如何
是必於是知乎此則知所用力而道不可須臾離矣
子曰我未見好去聲仁者惡去聲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
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
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

見也蓋有者不敢謂無用力於仁之人也我未之見所以深歎其難得也

仁為已任若甚重矣然此事在我非有險阻之難越也非有荒遠之難到也非有百鈞九鼎之難舉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安在有力不足者哉好仁則自然用力惡不仁則終能用力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黨即偏黨之黨

黨是人心偏私處所以過也仁者大公無我何偏私之有知所以為過即知所以為仁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到脫然無疑礙處生亦可死亦可蠢蠢逐逐醉生夢死烏可與言哉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一念外馳便非志道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丁歷切）也無莫也義之與比（毗志切）

適專主也莫不肯也比從也

明得義後自然無所適莫不然即膠矣故曰君子而時

中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有德有刑則君子懷有土有惠則小人懷懷者中心不忘之謂也君子隱遁小人離散誰實任其咎哉刑罰不中則無以懲惡而君子病矣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放者放縱之放

利欲之心如水滔滔室之猶恐其弗止況放而行之乎利之行怨之歸也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

何有言不難也

辭遜成風自然順治不然則陵奪之習勝矣如禮何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

立與可知指君子自治之實耳非為外也無位為患則所謂立者必荒患莫己知則所以可知者必畧立者確乎不可拔之名是所學實事即所謂可知者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上聲子出門人問曰

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參乎者呼曾子名而語之也貫通也唯者默喻而深領之辭門人者曾子之門人也

這箇不是事事物物上鬭合得來會得後自然光明洞徹無所不通本一貫也非貫之而後一也夫子以一貫語曾子直是指得清切曾子以忠恕答門人直是斷得清切不清切後一唯字如何撰得出後學不悟本一之旨直向事物上逐項尋討安得曾子者而論忠恕哉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者深明其旨深知其味者也不幸志趣一差到喻後如何住得桑弘羊之徒筭析秋毫至死不悔可憐也已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内自省（悉井切）也

思齊則遷善内省則改過賢不賢皆吾師也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幾微也）

迎其未形便當救止既形則過已顯無及矣微察其不然便不敢拂繞拂則意已傷難再進矣既能如此委曲又須勞而不怨所謂怨者非必形之辭色也心之隱微

稍有不足便不可為人子者所宜深體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朝往暮未還已重倚門之望遠遊與不知方所父母之心何如哉又况事親之道種種未便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已見首篇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父母之年安有不知所貴於知者欲其以喜懼為心也

不然則知猶不知耳徒記得某甲某乙濟甚事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逮及也

以躬行不逮為恥敢易言乎玩不出二字隱然有為之關鍵者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上聲矣約不放逸也

約則有守自然寡過纔放逸便失了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去聲

實見實履不在言語上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易曰敬義立而德不孤不孤者此德之盛也有鄰者同德之應也德不孤則必有鄰矣

子游曰事君數（色角切下同）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數者屑屑不憚煩之謂也朝夕納誨方謂之忠切切偲偲方謂之益則何者謂之數乎

融堂四書管見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融堂四書管見卷三

宋 錢時 撰

論語

公冶長第五

子謂公冶長可妻去聲下同也雖在縲力追切絏息列切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公冶長孔子弟子妻者嫁之也縲黑索絏攣也所以繫囚

（也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縚又名适字子容謚敬叔孟懿子之兄不廢言見用也）聖門以為可妻豈易得者非罪而縲絏正所謂無妄之災疑不假辨矣世俗未必究實須用與他說破有道不遺無道獲免三復白圭之証驗也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於虔切）取斯（子賤姓宓孔子弟子）

魯國多君子豈中和之氣獨私於魯哉薰蒸陶冶有以致之耳使子賤居非其地將何以得此斯字是所以為

君子處取字亦見得他善學處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音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音胡璉力展切也此因稱子賤而有問也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皆宗廟盛黍稷器君子不器而以瑚璉目之雖可貴重終未離於器也賜也勉乎哉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於虔切用佞禦魚呂切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雍姓冉字仲弓孔子弟子佞口才也禦當也給辨也憎惡也

仁與佞正相反口給屢憎仁者不如是也或稱仲弓之仁而以不佞少之即此便是他不知其仁處兩言焉用佞宜細玩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音悅 斯猶言這個）斯字是實做工夫處夫子以為可仕豈易得者猶自謂未能信不是實做工夫安有此語有學官嘗舉以難諸生友人見問荅曰漆雕開直是要做徹了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去聲）我者其由與（平聲）子路聞

之喜子曰由也好（去聲）勇過我無所取材（桴筏也所猶處也材即所以為桴者）夫子豈真浮海者哉深歎道之不行耳子路何喜之遽也稱其好勇而謂取材之無處所以抑之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去聲）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音潮）可使與賓客言也不

知其仁也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也赤姓公西字子華孔子弟子

三子者謂之仁不可謂之不仁亦不可答以不知備見聖人包含成就之意雖然治賦為宰與賓客言不仁亦不可使也當以意逆之

子謂子貢曰女音汝下同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與許也

真知一矣將何所不通謂之十者姑舉成數而言顏子地位已不易及子貢自知弗如却是他所以進學處故夫子與之

宰予晝寢子曰朽許久切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音汚也於予與平聲何誅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去聲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晝寢先儒謂居內違禮朽腐也雕刻畫也杇鏝也與語辭誅責也

氣昏慾勝安能有立篤志而力行者氣象自然不同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於虔切得剛申棖孔子弟子慾多嗜慾也

剛者天德之至健非血氣云也養而無害自正自大自直自方故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若有一毫物慾之私則餒矣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之言絜矩之道也宜夫子喜而進之矣乃曰非爾

所及嗚呼此以進之也賜也一聞斯語惕然反求其病根之所在則終身可行之旨何必他日而再問乎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威儀文辭之類性即人之所固有天道即天之所以為天者天人一理也

既曰言如何不可聞此是子貢所學大進處非實見後如何道得出平時言語之習為之一洗矣但將文章與性天道分裂則猶未也文章即性即天初無可聞不可聞之殊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不聞則已聞必行之非以所聞為切身實事者不爾也唯恐二字深得子路力行之意曰果曰兼人曰無宿諾曰聞過則喜其氣象可以槩見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去聲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孔文子名圉衛大夫諡法勤學好問為文

敏有自強不息之義不恥者樂善不倦之誠敏而好學則得所敏矣好學而不恥下問則得所學矣然孔圉使

太叔疾出妻而妻之其行如是豈真若聖門之所謂好學者乎先聖不言其人而但釋謚義殆有深旨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子產姓國氏名僑鄭大夫

事上以敬則知為下之道養民以惠而使以義則知居上之道然非行已以恭者不能也故又為四者之首稱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晏平仲名嬰齊大夫

交際之道莫善於敬況久而不替乎然非敬則亦不能

久也可以久交必非苟合者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棁章悅切何如其知去聲也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居猶藏也蔡大龜也節柱頭斗栱藻水草棁梁上短柱刻山於節畫藻於棁以為藏龜之室也龜以卜疑耳何乃僭飾如此有識者不爾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去聲絶句下同焉於虔切下同得仁崔子弑齊君陳文子

有馬十乘去聲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鬬名穀於菟知覺也覺其本心而至於常覺常明者仁崔子齊大夫名杼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名須無亦齊大夫也違去也之一邦往也

令尹子文之忠陳文子之清據其事兩言而盡矣復疑其為仁而問之此是子張之病猶未有覺安得謂之仁乎故曰未知焉得仁句法與焉得儉焉得剛正相似直

辭以破其疑與答孟武伯不知其仁不同矣

季文子三（去聲）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季文子名行父魯大夫斯語辭）

事未有不思而得者然須有學明得義後方可不然就私意上起思輾轉只是私意雖百思何益宣公簒立文子不能討反為之使齊而納賂殆類全不思者所謂三思果安在乎再可之言極宜細玩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去聲下同）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

也其愚不可及也甯武子名俞衛大夫按春秋傳在文公成公之時

無道則愚便是他知處

子在陳曰歸與平聲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音匪然成章

不知所以裁之歸欲歸魯也狂者進取斐文貌裁者翦裁之也

聖門鑪治全在一裁字斐然成章非所多也知所以裁

即斂華就實無非根柢工夫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叔齊名知字公達夷齊謚孫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

人立其中子怨是用希非念怨言自少怨也

怨生於念念舊惡而不忘即不免有所怨矣觀兄弟遜國之事則其人心地可知故夫子又稱之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或問扣馬諫後竟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山下則何如曰義所不可雖死不與易此所以為夷齊也若不顧大義苟且浮沉忍恥事仇匿怨為友而不知恥者天下滔滔皆是也如此而謂之不念豈足以識聖賢心哉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呼西切）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微生姓名高魯人醯醋也

本心本直微起意即失之流俗類以回曲苟狗為周密乞鄰甚小礙直甚大

子曰巧言令色足（將樹切）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足恭便僻貌

友者合志同方之謂中藏怨心外為苟合而謂之友可乎此小人之情狀而流俗未必恥也左丘明真所謂惡

不仁者

顔淵季路侍子曰盍音合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去聲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顔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衣服之也裘皮服敝壞也憾恨也伐誇也施者安之於人也安之安我也信懷義同

子路能不吝耳顔子則有志於忠恕者也夫子天涵地毓無一物不在吾仁中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内自訟者也訟者辨直之名

也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鮮有過而不知者不能訟故不改
耳發於本心自悔自罪痛自咎責如抱冤屈以求伸者
焉方可謂之內自訟念念不捨過無由生訟不由中改
必不力夫子以為未見而發已矣之歎警動學者改過
之機至深至切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去聲）學
也（十室小邑也）

學以忠信為主而十室之邑必有之以見天下之美質可學而至於聖者固多也惟不知好是以不若聖人耳學者豈可自棄

雍也第六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音泰）簡乎子曰雍之言然（南面君位言可為諸侯也子桑伯子魯人先儒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也可者僅可之辭簡言不煩

居敬行簡即是仲弓可使南面處居如曠安宅而弗居之居所居者敬則所行無非敬自然不煩也居簡則過矣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去聲）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遷延及也貳遲疑不決也）

不遷怒不貳過真用力於仁者聖門之好學如此哉旁遇他事微有未平即所謂遷萌於隱微斬截不果即所

謂貳此二語工夫極精密又曰不遷者此心虛明澄然不為怒所遷動也

子華使（去聲）於齊冉子為（去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音父）請益曰與之庾（愈甫切）冉子與之粟五秉（音丙）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去聲）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子華公西赤孔子弟子冉子冉有也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原思名憲孔子弟子孔子為魯司寇時以思為宰粟宰之祿也九百九百斛辭辭而不受也毋禁止之辭五家為鄰五

鄰為里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

當受而辭不當得而請皆意也非中也聖人所以建皇極

子謂仲弓曰犁利之切牛之子騂息營切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上聲諸犁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色牲用騂角者角周正中犧牲也山川山川之神也家語謂仲弓生於不肖之父

鯀殛死禹嗣興安得以其父而舍之種類雖或非才為人子者不當甘自棄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三月一時也不違仁者無纖毫意念蔽其本心也其餘者顏子以次也至者至於不違也本心虛明純然無間者三月三月之外猶未免微違此顏子所以幾於聖也若聖人則純德孔明無違不違之可言矣日至是至於不違者終日月至是至於不違者終月皆覺後事但工夫有如許次第淺深所以諸子皆不及顏歟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平聲下同子曰由也果於從

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從政謂為大夫果決斷達通曉藝有才能乎何有優為之也

冉有季路在政事之科而曰果曰藝夫子又亟稱之及相季氏乃有大不然者信道不篤而能不變於習俗者寡矣吁可畏哉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音秘）宰閔子騫曰善為（去聲）我辭焉如有復（扶又切）我者則吾必在汶（音問）上矣

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閔子有定見矣若由與求也終何為哉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由久切）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音扶）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伯牛姓冉名耕孔子弟子疾淮南子以為癩牖南牖也）

孟子曰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冉伯牛之賢而有斯疾乎此可以言命矣夫子所以重歎惜之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音嗣）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

回也不改其樂（音洛）賢哉回也（簞竹器食飯也瓢瓠也）

苟樂矣雖死生之變不與易簞瓢陋巷而為之遽改乎要識所樂者何事其不改者何以一日克己之後三月不違之時三歎而三詠也

冉求曰非不說（音悅）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音汝）畫（畫畫斷也）

知所以說則知所以用力知所以用力則自彊不息曰進無疆矣安有力不足者畫者斬然自棄之名也

子謂子夏曰女（音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儒學者之稱）囿於物我而未能行天下之大公者皆小人儒也為儒而未免於小人其禍可勝言哉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音汝）得人焉耳乎曰有澹（徒甘切）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小路取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夫子得人之問為宰之法也子游滅明之對觀人之法也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去聲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孟之反名側魯大夫伐誇也奔敗走也軍後曰殿戰敗以殿為功也策鞭也事在哀公十一年

有功不伐固厚之至必若飾辭以自掩不幾於偽乎戰敗而還為國羞辱區區敢後遂謂己功有識者所不為也故夫子美之

子曰不有祝鮀徒河切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祝宗廟之官鮀字子魚衛大夫有口才朝宋公子有美色

巧言令色皆能悦人諂諛之徒尤當世所喜故雖有宋朝之美而無祝鮀之佞亦難乎其免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何莫猶云孰不也

人之由斯道如出之必由户也行不着習不察故終身由之而不知耳然則所以不可須臾離者果安在哉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野言樸野史掌文書者彬彬文質相稱之貌

質猶幹文猶華也從根至杪無非造化自然如何欠得

但有先後次第耳故曰則以學文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罔不直也

本心本直本無邪枉此人之所以生者失其為直生如無生盜跖之徒蠢蠢然苟活於天地間真幸免耳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去聲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曩嘗謂人患不知耳如渴得飲如夜行逢燭如何不好好後自然融悅滿天地皆春風和氣也如何不樂由今觀之乃知聖訓切中學者之病世間亦不可謂無知者

舊習一勝隨即昏失間或好矣往往力量輕薄工夫不繼又未免於怠荒此知及之為難而仁守之尤不易也

知而不好與不知同好而不樂與不好同

子曰中人以上（上聲）可以語（去聲下同）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人皆可以為堯舜性無有不善也若論資質則大畧自有三等上知下愚固不可移矣中人以上之人已不易得中人以下蒙蔽之深去下愚無幾而可與之語上也

哉使其可語雖愚必明

樊遲問知（去聲下同）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去聲）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獲得也）乖人道瀆鬼神知者不為也仁者難在何處往往纔打不過便放下了直是到險絕處能勇於一進然後為得也纔有計獲之心便不是

子曰知（去聲下同）者樂（五教切下同）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知者知此者也仁者能守其所知而不失者也）

動則運而不窮故樂水靜則寂然不動故樂山不滯於物故樂不夭其天故壽然仁者未嘗不動未嘗不樂特別而言之耳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齊太公始封之國在禹貢青州之地魯周公始封之國在兗州

齊壞於霸習去王道愈遠有聖人作雖大弊極壞便可丕變必曰再變而至於道者次第二國之淺深而言耳期月而可三年有成變之規模也

子曰觚不觚音孤觚哉觚哉觚飲器受三升
觚而不觚不足以為觚矣為人而不盡其分得謂之人
乎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
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從謂入於井也逝往也陷溺也罔理之所無也
事之有無或可欺故可逝理之是非不可罔故不可陷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音扶約

要也叶背也

博學於文而約以禮非篤志勵行者不能雖未聞道亦可以弗背矣亦可以三字宜細玩夫子之望學者不止於是也要端的直須透徹乃善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音悅夫子矢之曰予所否方九切者天厭之天厭之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衛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矢誓也厭棄絶也

子路但知其不可而不知所謂無可無不可無怪其不

説也子路所見者人夫子所見者天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上聲久矣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中庸之德固其日用常事耳民鮮能久而後以為至焉嗚呼豈真鮮也哉

子貢曰如有博施去聲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音扶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博廣也施惠利也病者患其難也譬喻也方猶指歸也

立者立之斯立之立達者先知先覺之名已欲立而欲人之皆立己欲達而欲人之皆達此仁者之心也偏私累盡能去是學者誠切己而反求庶不繆其所趨向身乎實用心高遠以廣惠愛為仁而夫子令取譬於近可謂端的

融堂四書管見卷三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原任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貢生臣黃嵩齡